

主日不學與慕道非班的反思

丘建峰

個人在不同場合，都曾經向教友（特別是主日學及慕道團導師）問以下兩條題目：

「主日學的目標是什麼？」

「慕道班的目標是什麼？」

部分人會中計，真的答出了「領聖事」這個答案。部分人較具思考，就會答得出「加入堂區」、「成為教友」等較適宜的答案。但跟住的問題，我雖然沒有問出口，卻相當肯定，大部分導師也答不出來，而我不問，正是避免難堪。

這問題是：「你有多大程度的成功？」

1. 推想的結果

因為曾經參與教區某些工作，引起我對堂區事工的關注，曾經向不同堂區的主日學或慕道班導師查詢，他們是否知道領洗後的慕道者一年後的去向。所有答案都是「沒有統計」。如果領洗者仍然留在同一個堂區，導師在主日與他們遇上，就知道他們的去向，不然，就毫無頭緒了。

按筆者自己去尋找的資料，2019 年度七歲以上的新領洗者共有 3100 位，如果平均分配到 52 個堂區，每個堂區就有約 60 名新教友，這也算是不錯的福傳成果了。不過，在疫情後，領洗人數就大幅減少，每年大約只有 2000 人左右，那麼，每年各堂區就只有約 40 名新教友了。

不過，近年教區面對新教友流失的問題，有統計指出，每年新領洗的教友，一年之內，流失超過六成。從個別堂區的主日實況，同樣可以推想出，教友的流失相當嚴重。例如一個位於九龍的中型堂區，每年有約 40-60 新領洗者，經過十五年後，增加的教友數目，接近一千人，如果這些教友有七成留下來，主日彌撒應該需要多加一台，才能夠容納這樣的人數增長，但實況是彌撒的參與人數沒有明顯增長，甚至有輕微減少的趨勢。換言之，雖然每年都有不少人領洗，但流失的數量亦很多，而情況多年來沒有改善。

另一個新生力量的來源是主日學。雖然沒有統計數字，但自己目測所見，主日學往往人數眾多，自己參與有主日學成員參與的彌撒，往往全場爆滿，甚至部分堂區，需要指定某一台彌撒是「兒童彌撒」，讓其他教友知悉，可以避免參與這一台彌撒，不然就要面對沒有座位的問題。

不過，事情的另一面，也顯出這種現象的迷惑性。到了暑假，主日學停止（為什麼主日學要在暑假停下來，其實是一個非常需要思考的問題），本來屬於主日學為主的彌撒，突然完全冷清起來。可以推想，沒有主日學，許多人就不來彌撒了。

回到「多大程度成功」的問題：按照上文的推算，一個堂區，每年應該有 50-70 人的增長，10 年就有 500-700，三十年就有 1500-2100。一般來說，香港聖堂能夠容納的人數是 300 人左右，而大部分堂區，在三十年前，主日所開的彌撒，都接近滿座。如果所有領洗的慕道者以及領受堅振的主日學成員，全都扎根堂區，每一個堂區，應該在過三十年，增加三至五台主日彌撒，才能滿足需要。

事實上，香港的堂區在過去三十年，是減少了，而每個堂區的彌撒數目，除了很個別的堂區外，並沒有明顯的增長。

除非有同等數量的教友離開教會，不然，合理的推想，是大部分新領洗者和領受堅振的年輕教友，在完成培育過程後，並沒有留在堂區，而是選擇離開。這亦符合大部分人的觀察；即使不少堂區的主日學有上百人參與，但彌撒中的年輕人沒有增加，只有減少，而慕道班導師也不難發現，相處了一年半的慕道者，大部分都從此不再在堂區遇上了。

2. 為何如此？

當我向慕道班導師分析這情況，很多導師都沉默以對。因為數字確實如此，而導師應該是最清楚，留下來的新教友及主日學成員，真的不多。不過，也有部分導師會這樣回答：

「培育是我的使命，人是否留下來是天主的旨意。」

「可能他們不在我的堂區，去了其他堂區呢？又或參與其他團體呢？」

「這不是我的責任，堂區應該自己想辦法。」

以上三個是常有聽到的回應。雖然是三個不同的答案，有趣的是，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質，就是不從堂區成長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。無論是哪一個答案，都是「我做了我該做的」，至於堂區是否得益，與我無關。

把一切都抽空來說，慕道是入門的準備，而他們入的門，是基督信仰的門，所以他們不在堂區內開展基督徒生活，不能說有問題。但是，落實來看，慕道是在堂區內發生，為慕道者來說，

他們接觸到的信仰團體，第一個也是最常接觸到的，就是堂區，所以他們開展基督徒生活時，在堂區內發生，是最合理的。我們很難想像，新教友會在離開堂區後，很輕易地找到另一個更契合自己的基督徒團體，由此落地生根，信仰茁壯成長。

新領洗者不留在堂區，更大的可能，是不再繼續他們的基督徒生活。

難以想像的地方就在這裡：負責培育慕道者成為教友，進入基督徒生活的導師團體，對於受到培育的成員的去向，完全沒有認知、瞭解、掌握。

任何培育人去行下一步的團體，必然會想知道，自己的培育對象，如學校會統計畢業生的升學情況，學徒制的師傅會想知道徒弟是否有工作做，因為大家都希望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，有什麼影響力，產生什麼果效，形成什麼情況。

慕道班導師沒有任何統計，甚至沒有想知道的意識或動力，最合理的推論：他們教導慕道者的主要動力，不在於慕道者去了那裡。

3. 可否不上課？

雖然導師沒有真切關注自己的培育者去了哪裡，但大家都同意，如果他們能留在堂區，是一件好事。於是，就進入第二個問題：應該如何做？

這裡要先說明一下：在現實裡，我問的是：應該教什麼？但是，這個問題本身就有極大的誤導，只是在現實對話，很難用

「應該如何做」來引導人想下去，所以會用大家習慣的說法「應該教什麼」來開展對話。

為什麼說「應該教什麼」是誤導呢？這就涉及慕道班與主日學的性質。由始至終，主日學和慕道班都不是課程。經年累月，都有人指出，「慕道班」這名字有誤導性，應該正名為「慕道團」，因為慕道的過程，是讓慕道者融入團體，成為教會的一員，並不是完成一個課程後，有足夠的出席率及知識，就可以得到領洗的資格。

可惜，這三十年來，主日學和慕道班不斷向學校課程的形式靠攏，不少主日學完全採用學校的體制，負責教友是校長，每一年是升班，而最大的問題，是課程的出現。

筆者與主日學及慕道班導師傾談，其中一個迷思，是「課程好趕」，要在有限時間內把要教的東西教完。當追問下去，為什麼要「教完」這些東西，導師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，如換一個教育專業角度來問，有沒有學習評估，導師又會說不應這樣做，因為信仰不是知識，不應用考核來方法來判斷。

換言之，無論主日學和慕道班，愈來愈有一種是完成課程的意識，但這種意識，只停留在導師自己身上，即導師知道要教某些東西，同時要在指定時間內教完，但這個教學在學習者身上發生什麼作用，就不是講授者要真正關心的。

主日學另一個吊詭的地方，就是在學校(指主日學成員平日上學的地方)考試期間，並不會停課，因為「考試的優次不應高於信仰」，卻會按學校的時間表，放暑假，而沒有意識到，這是「把放假的優次高於信仰」。

在筆者眼中，二者的主要分別是：導師自己不用考試，但導師都想放一個暑假，抖抖氣。

回到這一節的開端：「應該做什麼？」這也是我質疑主日學及慕道班太過以課程為中心時，不少導師的回應。

正式的回覆，應是建立一些具團體的學習內容，這可以由團體認識開始，進入個人成長，再到信仰與生活結合等等。這需要教區做更多工夫去建立，而發展出一套真正令人可以透過培育，開展信仰生活的內容。

現成的答案，往往令導師很不高興：「停止你正在做的事，如想不到更合適的做法，什麼都不用做。」

筆者的理論很簡單：現在的主日學及慕道班，流失率高達六成或以上，主日學更有可能高達九成，這足以證明，原來做的東西是無益的，甚至有害，所以，在不知道做什麼會改善到的時候，不做任何事，讓參與者純粹出席，一起互動，不會有更惡劣的情況。

筆者常以主日學為例：不少主日學的孩子，由幼稚園 K3 到中一，每年都來聖堂超過三十次聚會，前後八年，所以同一組的孩子，在成長的美好日子，見面超過二百次。試想想，如果是一般街坊，大家的孩子這樣聚會那麼多次，過了八年，都會成為朋友，會願意繼續不時見面吧？

由此引伸：如果主日學裡，這群孩子每星期都見面，應該可以成為朋友吧？也應該會願意留在堂區內，多一點吧？

困難在於：當導師不用做什麼，導師還是導師嗎？

逆向培育

筆者在過去幾年，透過不同的場合，都提出過以上的問題，所有聽到的人，包括慕道者的導師乃至負責人，又或是堂區的幹事，都無法正面回應我的問題。雖然問題明明白白存在，大家也知道，但在實際層面，完全沒有改變。

為什麼會這樣？如果大家覺得筆者說不對，應該加以反駁；如果覺得筆者說得對，就應該改變。實際上，大家似乎不反對筆者的說法，同時，又不覺得要改變。

這情況令筆者大惑不解，但在繼續探究堂區更新的過程裡，靈光一閃，筆者提出一個全新的架框：堂區的培育，表面上是向外擴展，實質是逆向培育，真正的培育對象，是培育者本身。

由於主日學及慕道班導師，他們在堂區找到一個被認可的位置，於是他們透過學習與實踐，令自己得到信仰實踐的踏實感，以及更進一步理解到信仰內容。本來，這個得著，應該同時也令來主日學的小朋友與來慕道的朋友，有所得益，但基本各種架構、組織、思考方式的問題，這部分受阻了，功能不太發揮，但為主日學及慕道班導師來說，他們卻得到培育，並且因此教友職務，他們得以在堂區團體內找到一個位置，於是，他們才會一直留在堂區內。

不是要批判，但是現況就是如此：一批又一批的「學員」流逝，留下的，是導師。從這現象來說，主日學和慕道班不是沒有發揮作用，只是它未必是我們期望的結果，又或不是期望的全部：

小結

由此可見，堂區可以留下教友，重點是讓他們有一個受認可的身分，做一些令他們覺得有意義、有益的事情。現在有關主日學及慕道班的困難，正在於它應有的目標與它達成的果效有錯置，而要扭轉這種錯置，在現實裡，很大可能會破壞了既有的果效。更直接地說，現在告訴各導師，你們做的事情對引入教友到堂區團體，沒有什麼作用，你們要改變。這個說法，似乎就否定他們過去的工作與貢獻，這會否引致大規模的離開堂區趨勢呢？沒有人可以斷言會如何。但是，繼續保持現況？又似乎無法扭轉新人流失的情況。

如何可以改革又保留既有的團體成員呢？留待高明再思考。